

◆安庆地理

程家岭的烽火岁月

宋海明 文图



七里岗古民居一角

◆儿女情长

远去的父亲

施元树

父亲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却是个“非典型”农民。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没在集体生产中做过什么活，家中只有母亲挣点工分。他热衷于“投机倒把”，贩过香烟，贩过牛，倒卖过花生米，在自留地里种西瓜，就这样养活了五个儿子和我们的奶奶，也算是奇迹。

说实话，我小时候感觉父亲并不待见我。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干农活，喜欢读书。弟兄五个，其他四个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就在生产队

从太湖县城驱车，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十几分钟便到了晋熙镇的程家岭，巧遇下派该村的扶贫工作队长何建华，他派村主任范柏松给我当起了向导。

程家岭是一个地域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山村，平均海拔600米以上，长年云雾缭绕，自然景观十分秀美，此外，这里还有多处人文景观，其历史传说和印迹也相当迷人。

蒸饼山下野菜饼

蒸饼山形如印章，“盖”于程家岭北边。山上奇石众多，似天上飞禽、陆地走兽、水中鱼虾。站立山顶远眺，山下河流似长龙卧伏，远处房舍相连，鸡鸣狗叫声随风飘来，一派祥和景象。

相传，元朝末年农历三月份，明太祖朱元璋与元兵交战，大队人马行至皖西南，在蒸饼山休整备战。因考虑士兵将连续作战，吃饭时会耽误战机，朱元璋便与军师刘伯温商量。刘伯温笑着出了个主意：“主公，您看时下这漫山遍野都是能充饥的野菜，可令士兵采摘野菜与麦粉相拌，放入盐巴做成菜饼蒸熟，随身携带充饥，这样就无需休整用餐，不会耽误战机。”朱元璋闻言顿喜，命令伙房照刘伯温所说的执行。

一日夜里，朱元璋传令清晨发兵攻战宿松县城，伙房便忙碌起来。朱元璋与众将正在军帐中商议军情，一股饭菜香味飘了过来。朱元璋与众将被香味吸引，向伙房走去。朱元璋掀开锅盖，拿起一块菜饼咬了一口，一股香味溢满齿间，他大为高兴，随口吟了一首诗：“圆（暗示元朝气数将尽）饼下蒸笼，火神助龙神。日月（日月相并暗示明朝当立）皆全熟，吞噬满乾坤。”

此后，这首“蒸饼歌”在当地流传开来，蒸饼山也因此而得名。至今，野菜饼在皖西南一带仍是口口相传的名小吃。

里干活了，而我一直读到大学，在家只能算是个吃闲饭的，挣不了钱还花钱，偶尔干点活，还是帮倒忙。有一次要给西瓜地灌水，父亲让我和他抬一个水泵去地里，扁担上肩后，他在后面蹲着还没起身，我在前面就站起来了，水泵一下子滑到父亲脚下，差点砸了他的脚。父亲骂我：“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长大后屎都没得吃！”我心里想，长大了吃饭，干嘛要吃屎？

父亲平时不多话，我的记忆中，没有他说话的样子，也没见过他开过笑脸。我们小孩子和他说话，他几乎不搭腔。我平时要钱都是找母亲的，有一次母亲不在家，我找他要二角钱买作业本，可他理也不理我，继续做他的事，我怀疑他没听见，就又说了一声，他还是不理睬。后来我要上学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钱给了我，仍然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家的自留地就在屋后不远，中间隔条小河，父亲在西瓜地里打理，我们站在屋后的门口就能看得到。每到吃中午饭时，母亲就会站在屋后面喊一下父亲回家吃饭。母亲知道父亲的习性，喊过后就回屋里自己干活了。我们孩子就站在边上看着父

天头山下遭遇战

天头山主峰海拔近千米站在群峰簇拥的主峰顶，向远张望，潜山县城、怀宁县城及万里长江尽收眼底。这座山曾留下了当年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战斗遗迹。

据村主任范柏松及当地居民介绍：1948年1月上旬，刘邓大军三纵九旅转战到太湖县，与国民党整编二十五师一〇八旅相遇，发生激战。担负战略进攻任务的三纵（陈锡联部）九旅由太湖弥陀东进，准备攻打太湖县城，并伺机向东发展。6日凌晨，在太湖县李杜店街口突遇国民党整编二十五师一〇八旅及国民党太湖县自卫大队，九旅前卫二十五团当即与敌交火，由于地形不熟，敌人兵力较强、火力太猛，直到拂晓，多次抢占骆驼山和笔架尖制高点都没成功。九旅在长河边被敌军炮火封锁，无法渡河，欲退不能。敌军炮火、兵力、地形均占绝对优势，成连成排向九旅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这危急关头，九旅战士以大无畏的气概，击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但始终未能摆脱敌军的围剿，直至黄昏时分，九旅才突出重围，撤出阵地，转移至太湖西北山区薛义河、陶家河、天头山一带休整。此次战斗，九旅伤亡官兵506人，失踪73人，敌伤亡1000余人。

此后，刘邓大军在天头山休整的部队利用地形优势挖战壕，搭建竹木棚屋，在训练和医疗伤员的同时，分田地打土豪，帮助当地民众耕种田地。国民党驻军曾多次攻打天头山，都被利用地形优势的刘邓大军部队歼灭。2月份，中央军委发出作战部署，刘邓大军主力撤出大别山转战它处，天头山休整部队随之离去。

古民居里鱼水情

若不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通往大山深处，谁也不会想到四周山峰

环抱的山洼里竟隐藏着一栋有着80多间房子的明清建筑。这就是七里岗古民居。房舍坐北朝南，青砖小瓦石头墙，大门前是一口水塘。沿着石阶进入古宅大门，是上、中、下三重祖堂，祖堂内有两口天井，东西各有过道水沟，过道两边是厢房，整栋房舍有木板阁楼，阁楼设有向外探视的小窗口，屋檐顶柱饰以花鸟鱼兽木雕，门窗雕花刻凤。

在与几位年老村民交流中得悉，明末清初，为避战乱，范姓祖辈从江西鄱阳县瓦屑坝搬迁至太湖，经过选址，落户七里岗，挖土烧制砖瓦，伐木盖房，开垦山田，至今已传后裔近百人。今古民居的村民纷纷搬入闹市，只留下一些老人守着旧宅，不舍离去。

七里岗因隐藏深山，旧时交通不便，躲过了战火的侵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这里成了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根据地。许多从战场上运下来的伤病员都被送到这里治疗，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召开。

村民老范回忆说，抗日战争时，其父外出挖草药，曾在20里外的烂柴沟战场将一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背回家里养伤。日伪汉奸将他的父亲抓去县城拷打、审问，他父亲装聋买哑才躲过一劫。那位八路军战士养好后伤后，含泪向其父亲说，只要他不死，一定会回来探望父老乡亲。数十年来，老范的父亲常站在屋后山头望着远方，念叨着这位八路军同志。前些年突然有一天，一位白发老人领着6个男女来到七里岗寻访他父亲。当得知他父亲已经去世，老人硬要老范领着去了坟地。这位老人在坟地猛地跪下，抱着墓碑痛哭：“救命恩人哪，我来晚了。”这位老人就是他父亲救下的八路军战士，当年归队后随军去了边疆，因工作及身体原因，一直抽不开身来探访老范的父亲。据随行人介绍，老人是离休的部级干部，此行没与地方打招呼，而是悄悄地来的，临走时他要重谢老范，被朴实的老范坚决谢绝了。

往回走，这时父亲拉着板车，我可以在车里睡觉了。

父亲还有个技能——捕鱼，用一种专制的渔具捕鳊鱼。这种渔具我们称之为“鳊鱼篮子”，用两个篾编的半桶型合在一起，两头有漏斗状“倒刺”，倒刺上缠着柳树根须，篮子里就放些白灿灿的碎碗片子，用一根竹杆系着鳊鱼篮子插到河里。每天早上，我早早地就要跟着父亲去起这鱼篮子。他让我跟着有两点原因：他虽然能划船，但是个旱鸭子，如果不慎掉河里，我可以去捞他；另外，捕到了鳊鱼，我可以上学带到集市上去卖。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父亲曾在村里第一个到芜湖去卖五香花生米，有时会被戴红袖章的人没收。他还从巢湖贩香烟走村串户去卖，一包“胜利”牌香烟，买进是二角八分，卖出是三角。他还曾偷偷摸摸地做过“牙行”，到武汉、皖南、肥东等去贩牛回来卖。市场放开后，父亲利用他这一技之长，专门做起了贩牛生意，赚了一些钱，把原来的草屋拆了，盖了小楼。

父亲就那样辛苦了一生，现在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他却老了，走了。